



韦 韬◎主编

茅盾

译文全集

第4卷 小说四集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7年至1956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茅盾译文全集

第4卷

小说四集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卷收录了茅盾翻译的两部中篇小说，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人民是不朽的》译于1945年，同年由文光书局出版单行本。《团的儿子》译于1946年，万叶书店于1949年出版单行本，开明书店于1952年出版单行本。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等。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国晓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4卷, 小说四集/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30-1763-3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 (1896~1982) —译文—文集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8898 号

茅盾译文全集（第4卷 小说四集）

主 编 韦 韬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8385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年5月第2版

字 数：224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guoxiaojian@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3.75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0元（十卷）

ISBN 978-7-5130-1763-3/I·255 (460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由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 1 卷：小说一集

第 2 卷：小说二集

第 3 卷：小说三集

第 4 卷：小说四集

第 5 卷：小说·散文

第 6 卷：剧本一集

第 7 卷：剧本二集

第 8 卷：诗·文论

第 9 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 10 卷：科普

本书依据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原稿编辑而成。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原稿、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时代背景的原则，只对作者的明显笔误和排版错误做了谨慎修正；韦韬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参与了本书的编辑、统稿工作，并对成书内容进行了严格审定。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目 录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 格罗斯曼 (1)
团的儿子	(苏联) 卡泰耶夫 (124)

人民是不朽的[●]

(苏联) 格罗斯曼

关于《人民是不朽的》

今天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离开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旧金山会议只有半个月；今天报上消息，苏联红军已经攻进了维也纳，巷战异常激烈，苏军和盟军间的距离最短处只有百多英里，而强大的苏军攻势准备给柏林以最后一击的，亦已如箭在弦。法西斯德国的溃败，“在兽穴中击毙野兽”的时间，现在是当真不远了！

但是让我们回顾二十二个月以前罢，那时候，伟大的苏联的爱国战争尚在艰辛的阶段，那时候，一些短视的人们还在怀疑苏联人民的力量，一些和法西斯强盗心心相印之辈还在夸张希特勒的武力。不过是二十二个月罢哩，欧洲战场的面目却已整个儿变了。

华西里·格罗斯曼 (Vasili Grossman) 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完成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书中故事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年初秋，红军虽然坚强抵抗但不得不继续后退的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在今天来看，已经是历史了，然而从那时候来看，这部小说却正是今日红军辉煌胜利的预言，——这部小说实在是说明了今日红军辉煌的胜利既非侥幸亦非“奇迹”，而是逻辑的必然。正因其如此，这部小说今天对于我们还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它不但帮助我们了解红军，认识它的不可抗的威力之根源，彻底明了它的真能愈战愈强之所以然，而且它又能帮助我们对于红军得到更深的理解；红军这一军事力量是服务于人类的自由解放的，是保障着未来世界的民主权利的，因为组成红军的士兵是爱和平，爱劳动，抱有崇高的理想，在二十多年的苏维埃制度下面培育出来的新型的人民。它不单是一个国家的武力，它是代表了全世界的要求民主的人民的，它的胜利也就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

在苏联文坛上，《人民是不朽的》之发表，也是一件大事。一九四三年五月，当苏德战争发生后二十二个月，苏联作家协会的扩大会议中，总结了过去二十二个月中苏联作家

● 本篇最初由文光书店出版单行本 (1945 年 6 月)，署格罗斯曼著，茅盾译。格罗斯曼 (V. Grossman)，苏联小说家。

对于爱国战争的贡献，就已经指出，《人民是不朽的》这一部小说是各战线的红军士兵最受欢迎的读物，其需要之广大仅次于瓦希列夫斯基女士（Wanda Wasilewska）的《虹》。（小说，有曹靖华译本）。

这一次的苏联作家大会中，爱伦堡（Ilya Ehrenburg）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他说：“我们常常听说到战争供给了一个作家以‘题材’，……让我们坦白地直说罢：这类的战争给了作家什么的话语是不用说的，另外一件事却在我们心里焦灼；作家有些什么给了战争呢？”我们知道，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苏联的作家们就在前线和后方以他们的一枝笔为祖国效力；在前线的作家们一手拿笔，一手也持枪，——在一九三八年就已发表过长篇小说（坦克手）而成名的青年作家育利·克莱莫夫（Yuri Krymov）就是战死在火线上的。因此，爱伦堡所说“作家有些什么给了战争”，显然是另有所指。但是他这一问，在《人民是不朽的》书中，是可以找得答复的。

首先第一，我们且看作者就苏德双方军队本质上的不同下了怎样的判断。

营委员包加列夫，本来是莫斯科一个大学的哲学教授，对于德国法西斯军队那种无灵魂的和机械的特性，作了异常透辟的分析：“包加列夫仔细研究过德军指挥部的命令，在这些命令中他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组织技能，——德军的焚掠，抢劫，轰炸，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会在露营时有组织地收集吃空了的罐头，他们也能编制巨大纵队的最复杂的行动的计划，订出了无数的详细节目，而以数学般的精密，丝毫不变不漏地付之执行。然而在他们的这种机械地遵从计划，盲目地作鹅步而行进的才能中，在他们的这种不要思想但凭纪律以指挥数百万大军的复杂而庞大的行动之中，却有着一些退化的东西，和人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东西。他们的，不是理智的文化，而是本能的文明，在性质上是和蚂蚁及牲畜的组织性有些相同。”

而德军的个别士兵的知识程度也是出奇地简陋。“他们读过的书少得惊人，他们不但不知道本国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裴多芬，甚至连德国政治史上的巨头如俾士麦，著名的军事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只有他们所在地的国社党支部书记的名字。”

他们的头脑里虽然被戈培尔之流灌进了“德国人种独优”，“德国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为奴”的狂妄的思想，然而所恃以振作士气者，却是装在口袋里的各种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毁了华沙，被屈辱了的凡尔登，被焚毁了的伯尔格莱德，被掠夺了的不鲁舍尔和阿姆斯德丹，奥斯陆和纳维克，雅典和格琴尼亚，”还有，就是“德国少女和妇人的照片，短发覆额和卷发垂垂的，都穿着条子纹的宽大的睡裤。”而每一个德军军官身上都有“护身符，——金铃，魔禁用的珊瑚珠的手串，取其吉祥意义的装着黄色琉璃珠眼睛的小布人。”

他们的家信也是出奇地无聊。“士兵写回家的信中，总是详细列举他们如何烧烤鸡和猪

肉，吃过多少干酪和蜂蜜，再就是地方风景的皮相的描写。而从他们家里寄出来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业性，简直像是百货商店的发票：寄来的绸子，香水，女裤等等，都收到了，谢谢。下次寄邮包时，请寄一件厚汗衫给祖父，再要毛线几束，童鞋数双……”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抄引了一个德国女人写给她的在前线的丈夫的一封信，说是希望她丈夫为孩子“弄到一身羊毛衣，即使染了血污的也好！”这些都是完全为了掠夺而去打仗的德国士兵的自己的供状。

这一切，——从军事制度的无灵魂的机械的特性，以至蝗虫一般的贪婪的士兵，——就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和苏联红军（抱有崇高的理想，尊重自动的自觉自悟的纪律，发扬创造性，执行自我批评，时时刻刻学习求进步的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武装力量）本质上的不同。包加列夫深刻地看到，而且坚决地自信：“他们永远不能征服我们这国度。他们在琐碎细节目上的计算愈精确，他们的行动愈算术式，则他们对于最主要事物之了解将愈感不足，而横在他们前途的灾难便将愈加严重而无可救药。他们计划着琐细节目，但他们的思索方式却是二度空间的（平面的），他们只是个计划匠。他们不认识他们所开始的这次战争之历史发展的法则；并且像他们这样本能的庸俗卑劣追求功利的人们，也不可能把握这历史发展的那些法则的。”

这就是红军的一个战斗单位的一位军事委员（在政治指导，发皇斗志，以及决定战略方面负决定之责者），在战争最不利的阶段所下的结论。而这样的自信，决不是由于盲目的乐观，而是根据了知彼知己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

在这里，也就有了这部小说的主题：两种力量的斗争，一边是带着蝗群的或贪婪的鼠类的本性的，这种本性鼓动着侵略者的法西斯军队；另一边则是在二十多年的苏维埃制度之下培育出来的苏维埃人民的理性的崇高的精神，这一种理性的力量使人们能以理解那作用于此次战争中的历史进化的力学的法则，使人们能以预见未来，从而坚强不屈地去开辟到胜利的道路。

其次，格罗斯曼在这部小说里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苏维埃制度所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怎样的人。

少校团长迈尔采洛夫，苏联英雄，苏芬战争中受伤三次，非常的勇敢，当战斗吃紧时每亲自来带了一连人去冲锋，然而缺点也就在此，他还缺乏一个指挥官在危急关头所必需的冷静和自制，他忘记了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官的最大的责任不在表现个人的勇敢不怕死，而在绞尽脑汁发挥他的计划与组织的才能。然而他这缺点在严重的考验下终于克服了。作者在故事的发展中把包加列夫对于迈尔采洛夫的批评（本书第六章“晚上”的后半）作为这一“克服缺点”的过门，但是，我们必须看清，作者所要着力指出来的，不是迈尔采洛夫因受包加列夫的批评而变为一个“新的人”，而是由于包加列夫的一番批评使得迈尔采洛夫变回他真实的自己，——肃清了他的好逞匹夫之勇的缺点，光大了发挥了

在苏维埃制度下被教育被塑成的品性。迈尔采洛夫还是原来的迈尔采洛夫，不过在严重的考验下，他肃清了自己品性上的一些渣滓，变得更坚强，更干练，更镇定。作者用了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在苏维埃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人碰到最危急的关头时他平日所受的陶冶训练能够迸发出怎样炫目的光辉。

从迈尔采洛夫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指挥官怎样在战争中间经受考验，怎样发展和发现了他自己。而这一个发展自己和发现自己的过程，也在红军的普通士兵身上进行。作者在这方面所写的具体例子便是伊格那底也夫，一个强壮的，爱说爱笑的人，一个手段高明的工人，也许有点吊儿郎当，但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充满了对于本分岗位上最高的责任感的，他是一个卓越的战士，勇敢，镇静，机智。伊格那底也夫的发展也不是突如其来，像翻了一个身。他的坚强，他的对于自己本职工作的不可动摇的责任感，是随着他的对于法西斯蝗群的不可和解的憎恨与鄙视而俱来，而同时深化了的；而他的对于敌人的憎恨——这崇高的热情，也不是一下就到了最深最高度的。这也有它发展的过程。

正像 A. 托尔斯泰，爱伦堡，萧洛霍夫在他们那些警辟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学习如何憎恨”，伊格那底也夫是在“夜色苍苍”的一个和平城市被轰炸的一夜接受了“学恨”的第一课。（本书第四章“一个城的毁灭”的中段）。作者把伊格那底也夫所受这“第一课”和他初次上火线和凶悍的法西斯坦克手肉搏时那种大无畏而镇定的行动给了很好的联系。（本书第十章“不计代价——一步不退！”的中段）。但是，直到伊格那底也夫所在的这一营和主力失掉了联络而退入森林中在敌人后方活动，而伊格那底也夫作为侦察兵潜入敌人占领下的一个村庄，看到了敌人怎样在村中舒舒服服吃喝作乐的时候，这才他这“学恨”的课程终于完成了。（本书第十二章“此地的主人”的首段）。

“惨厉的痛苦，悲哀和愤怒，煎熬着伊格那底也夫的心。不论是在德国人烧掉那城市的一夜，是在被毁灭的村庄，乃至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从来不曾像这清风丽日的此时此地激动了伊格那底也夫的感情。这一些舒舒服服地在苏维埃村庄里休息的德国人比在战场上的，可怕到一千倍。……伊格那底也夫看着这些休息中的德国人，恨入了骨髓。忽然他想像到战争已经告终，德国人就如他现在所见似的在那里洗澡，听夜莺娇啼，在林子里空地上散步，采集红莓和黑莓，各色草蔬，在村舍里喝茶，在苹果树下玩弄丝竹，吆喝着小姑娘们来往伺候，——而当这样的想像闪过脑膜的时候，他，曾经受过战争的一切恐怖，曾经当德军坦克在他头上怒吼时蜷伏在土坑底，曾经在前线的尘土漫天的路上走过几千里，曾经天天出死入生的伊格那底也夫，便从他的心底深处，从他的每一滴血液，认清了今天这一个战争非打到最后把德国人赶出苏维埃国土不可。”

这便是在苏维埃制度之下培育出来的爱和平爱劳动，并深爱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国家的人民对于那些专门掠夺别人劳动所造的财富的法西斯野兽的最高最深的憎恨！这便是苏维埃制度在伊格那底也夫身上所形成的崇高的理性和感情；而从这发出来的力量就是最

伟大的不可抗的战斗精神。伊格那底也夫觉得：“大火的烈焰，炸弹的霹雳，空战，——这一切，比起这一幅法西斯在占领的村庄中安闲休息的图画来，实在要好受得多。”这样一种心情，刚好和那些奴性很深的不可救药的“忍辱偷生，犹胜干死”的观念，正相反对；贝当之流，你就打死他也不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是一个不承认世上应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的苏维埃人民，一个把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认为大恶不道，同时也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之被劫夺视为奇耻大辱，换言之，不愿奴役人亦不受人奴役的苏维埃人民，却看见了“法西斯恶棍们安闲自得的景象”而愤怒到“血液凝冻”了！

格罗斯曼所揭示的这种苏联人民的特性，——从二十五年的苏维埃制度培育出来的“苏维埃人”的性格，在萧洛霍夫的战时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萧洛霍夫的小说《恨》和长篇小说《为祖国而战》用了深刻的心理描写阐明了“爱”与“恨”的关系。他指出：消灭了剥削制度的苏维埃社会是只教人“爱”的；爱人类，爱每一个忠实地为了自己也为了全人类的福利而勤恳劳动的人：这是苏维埃人民的信条。正惟其有这样伟大的爱，故对于侮辱人的尊严，想要奴役别人，只待坐享别人劳动成果的恶兽，不论他是褐色的纳粹或是其他涂着各种保护色的丑类，苏维埃人民一律澈骨地憎恨。从博大的崇高的爱一脉派生的，便是对于卑劣，自私，残酷，强暴等等的无可和解的澈骨的恨。我们中国古哲所说的“惟仁者能爱人、斯能恶人”，正也是这个意思。一年以前，在为祖国而战时，苏联人民固然奋不顾身；现在，为了解放被纳粹奴役的欧洲国家，为了消灭人类公敌，苏联人民也是同样的奋不顾身。记得在慕尼黑的不名誉协定以后，已故的有名的张伯伦曾经有一篇谈话，表明他的“苦心”，其中有几句最“精彩”的话大意是如此：他很欣幸，流血的惨剧是避免了，他相信英国人民也和他同有此心，因为，要英国人民为了他们连听也不大听得过的苏台德这个小地方，为捷克人而流血，是强人所难能的事。现在，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值一文。而他的绥靖政策的“哲学”基础，别的且不说，只就上所引述的他那番话看来，就是“不相干的捷克人倒了楣，犯不着英国人去流血，”而且他还敢“相信”英国人民亦“同具此心”，也许，英国有一大部分的小市民对于那时张伯伦的话确也会心首肯。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他们认识了真理。英国作家格林伍德的战时作品小说《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朋丁先生》就告诉我们这一事情。“人民”终究是“不朽”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在包加列夫这一个人物身上，格罗斯曼又叫我们认识了苏联人民与其领袖及其立国原则三者之间的坚强不可分离的关系。包加列夫本来是莫斯科一个大学教授，哲学家，唯物论者，“他对研究工作着了迷，总想法把教书的钟点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这主要兴趣所在的科学研究工作在那时已经从事了两年之久。”战争发生后，他先担任某战线的政治部对敌工作科的职务，在工作之余，他有时回忆到战前在大学图书馆内做研究工作的情况，“有时，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会浮上了他的脑筋，于是他会对于这曾经使

他倾注心力如此其深而且切的问题，又一度加以玩味和思索。”但是包加列夫不是书呆子，当他被任为营军事委员以后，事实证明，他是能够担负起这一个领导并教育红军士兵及其指挥官的重大任务的。“他有时自己也很惊异，如何在短短几小时之内，他突然的就结束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他在危疑关头尚不失其判断力，他能坚毅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这又使他也颇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看到了在此时此际，在战阵之中，他依然智朗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为人们所信赖，所尊敬，人们是感受着他的内心的潜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时常对自己说：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无用的，不；革命的辩证法给我的好训练，已在这次战争中得到证明。多少欧洲的古老的文化在这次战争中都崩溃了。”

这样的一位哲学家，唯物论者，大学教授，营军事委员，在这部小说的故事中，对于思想领导，政治教育，纠正错误观点，肃清失败主义，提高士兵情绪，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影响了团长迈尔采洛夫，帮着这位英勇的团长找到“他真实的自己”，他也影响了士兵伊格那底也夫。他把那被弥香斯基的不正确的领导所误，而弄得士气消沉的一连人，很有劲地整编振作起来。他严厉地克服了弥香斯基的失败主义的观点。总之，在包加列夫这人物身上，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了作为指导力量并作为融合苏联一切力量的那个最神圣而坚强的真理。红军之所以能愈战愈强，苏联之所以能愈战愈强，决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简略的叙述，说明了《人民是不朽的》这部小说绝不是普通的战争小说，绝不以描写士兵的英烈为惟一的能事；没有生活的实感固然不能写到那样真切，但如果没有思想的基础，也不能看得那样深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作家实在应当特别注意。过分强调生活实感的说法，自然比强调技巧要正确得多，然而忽视了思想基础，则生活实感亦将无根，看事看人都不可能深入而正确的。

关于格罗斯曼的生平，译者所知极少。请教过对于苏联文学富有研究的朋友，他们在俄文“文艺辞典”及“文学日历”上也没有查出他的名字来。但是从近三年来的英文本“国际文学”上，我们常见讲到这位作家，知道他在战争以前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斯杰潘·科尔丘金》，被视为苏联文坛最佳作品之一。战争发生后，格罗斯曼就到了前线。《人民是不朽的》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完成的。一九四三年春，他又发表了万言以上的一个短篇小说《生命》，也颇得好评。《生命》的故事并不算新，这是苏联战时文学中最常见的从敌后突围的故事。应当注意的，是《生命》中所描写的苏联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并不单单从民族历史的过去光荣来的，而是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幸福，建立起平等自由的新国家的苏维埃人民，从现实的基础上养育成功的。这样的自尊心和自信力这才能够干出旋转乾坤的大事，这才不是“阿Q”式。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格罗斯曼就在这围城中。他写了十多篇故事，总名

即为《斯大林格勒》。坦克手，步兵，拖拉机工厂的工人大队，激烈的炮战，空战，肉搏，都在读者眼前驰过。对于将来史家，这些短篇不仅是战史的实录，也是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士兵，工人，平民们的思想情绪的最忠实的记载。

《人民是不朽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号的苏联文艺刊物《旗》。（完稿时日据注明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三年即由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印出了单行本。中国有林陵的译本即根据俄文单行本的。此外，原作者又自编了一个节本，列为一九四二年“小火花”丛书第五三——五四种。此节本共分十三章，每章皆有标题。原本（即未经节过之单行本）共分二十二章，每章仅标数字，无标题。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又印行了《人民是不朽的》英文译本。译者为Elizabeth Deunelly，共分十八章，每章皆有标题。英译本比原单行本为略，但比作者自编之节本为详，刚好介于两者之间；这可能是译者自己这样选节的。又英译本有些章节的前后次序也和原单行本不一样。

据戈宝权先生说，林陵的中文译本有不少误译处，而莫斯科出版的英译本也有不少误译处，大都是看错了字母所致。例如“给自己”误为“代你”，“晚上六点钟”误为“早上六点钟”之类。又英译本删节之处，有时是整段的删，有时整句，有时则删一二字。

我这翻译是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曹靖华先生要我翻译这本书时，早在一九四三年冬，然而因为我老是小病纠缠，又另外有些打杂的笔墨工作，直到去年（一九四四）秋方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一气译成，而那时林陵译本已经印出，我一比较，内容详略不同，林译详而又从原文直译，我就觉得我可以不必再译了。但是靖华先生以为名著不妨有两译，且所据之本虽不同，而各人译笔亦不同，要我仍旧译了出来。

我应当感谢戈宝权先生，他花了不少精神时间为我的译本和俄文本逐句逐字校对过。英译错误之处也由他校正。如果这个重译本幸能免于错误的话，这都是宝权先生之力，特在此处敬志感谢。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茅盾记于唐家沱

八 月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个黄昏，在向哥美尔去的大路上，重炮队在移动。这些炮是这样的大，甚至于长年奔波，见多识广的骑马的军差，也老是兴趣盎然睨着那硕大无朋的钢铁的炮身。尘土弥漫了暮色的天空，人们的面孔和制服都成了灰色，眼睛却火红。炮兵们，只有很少数是步行的，大部分都坐在炮上。其中一个，正捧着钢盔在喝盔里的水，水点从他的下巴淌下来，他那水湿的牙

齿闪闪发亮。你以为他在装鬼脸罢——然而不是；他的脸色是在深思，而且倦怠可掬。

“飞——机！”走在前头的中尉拉长调子叫着。

两架飞机掠过一丛橡树向公路这方冲来了。人们不安地望着，开始争论：

“这是我们的机子！”

“不，是德国的。”

于是那句前线的戏谑，照例又哄然爆发了：“是我们的，不错，——可是我的头盔呢？”

飞机横越公路而去了，这表示，它们是我们的。德国飞机在发见纵队以后总是掉转头来而采取了和公路平行的路线的。

强有力的拖拉机，拖着那些大炮穿过村庄的街道。大炮们隆隆然碾过静谧的黄昏的村街，经过那些刷得雪白的村舍，村舍门前小巧的庭园中红的芍药和毛茸茸金色的球状花辉映着落日的余光，女人们和灰白头子的老头儿坐在门前阶台上，牛在牟牟，狗在汪汪，——大炮们沉重地拖过，对照这一切，看来是多么怪样。

在一座小桥附近，不惯这样可怕的重压的桥身在格格地叫，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等候那炮队通过。那司机，显然对于这样的情形是习惯的了，微笑地注意看着那一个在钢盔内喝水的士兵。营军事委员，坐在司机旁边的，老是伸长了脖子看能不能望见那纵队的尾巴。

“包加列夫同志，”司机说，带着浓重的乌克兰口音。“也许我们就在这里过夜罢，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

营委员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赶一赶了，”他说，“我一定要赶到司令部。”

“这种样的道路摸黑走决定不能够，反正是到不了，说不定今晚上得在林子里宿夜呢。”司机说。

营委员失声笑了起来：

“怎的，为难么？你忽然馋起来想喝牛奶么？”

“喝这么一点牛奶，再加几颗油煎得好好的马铃薯，其实也不坏。”

“还想吃点鹅肉罢，”营委员说。

“怎么不想？”黧司机兴奋地顶了一句。

“三个钟头之内，我们必须赶到司令部，不管道路好坏，也不问黑的怎样。”

一会儿以后，这小汽车开上了桥了。亚麻色头发的小孩们跟在车后跑。

“喂，叔叔，拿点黄瓜去，拿点番茄去，拿点梨子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喊着，把黄瓜和半熟的绿皮的梨子扔进那开了半截的车窗。

包加列夫朝那些孩子们挥手，感动得心都发抖。看着村童们跟撤退的队伍送别，包加列夫心里真是又甜又酸的。

战争以前，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包加列夫是一位大学教授，担任了莫斯科某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座。他对研究工作着了迷，总想法把教书的钟点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这主要兴趣所在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在那时已经开始了两年之久。他常常直到该吃晚饭的时候，这才从大学回到家里，一坐到饭桌前，就从皮包里抽出手稿来读。他的妻问他吃的合不合口味，炒鸡蛋咸的够不够，他的回答总是牛头不对马尾。妻是又气又好笑，可是他却对妻说：“丽莎，你要知道，今天一天我简直的乐极了，——我读到了新近才从旧档案里找出来的马克思写给拉法尔格（马克思的女婿）的几封信呵！”于是妻就静听他说，瞧着他是那样的兴奋和愉快，也不禁为之神往。妻是爱他的，而且以有他为骄傲，——妻知道他的同志们多么敬重他，总是用了多么赞扬的口吻谈到他品性的醇朴坚贞。

现在，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包加列夫，担任着某战线的政治部对敌工作科的代理科长。有时他回想到大学里手稿保藏处的凉快的地下库房，那满堆着各种文件的桌子，那加了聚光罩的电灯，以及那图书。主任把流动梯子从这一个书架推到那一个的时候梯脚的滚轮发出来的吱呀吱呀的声响。有时，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会浮上了他的脑筋，于是他会对于这曾经使他倾注心力如此深而且切的问题，又一度加以和玩味思索。

小汽车奔驰在路上……煤烟，砖瓦的灰，黄色的土，极细的灰色的砂灰，这一切的灰尘把人的面孔弄成个死人似的。尘土的云阵高罩在前线道路的上空。这尘土，是几十万双红军的靴子所扬起来的，是载重车的轮子，坦克的环带，拖拉机，大炮车，羊群和猪群，集体农场大群的马和母牛，集体农场的拖拉机，难民们的格格作响的小车子，集体农场工作人员的草鞋，以及那些从包波鲁伊斯克，摩乍尔，什洛实，谢彼托夫卡，别尔迭赤夫，等等地方逃出来的

姑娘们的鞋子所扬起来的。这些尘土，高罩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这些尘土卷过了苏维埃的原野。到了夜间，阴暗的八月的天空，被村庄大火的凶恶的火焰映得通红。炸弹爆裂的雷一样的吼声，隆隆然滚过了橡树和松树的阴森林子 and 颤抖的矮丛的杨树；红色的和绿色的飞弹划破了厚大鹅绒似的天幕；高射炮弹在高空炸裂像白的火星；满载着爆炸弹的“亨克尔”（德国飞机之一），在深暗的高空单调地哼着，那声音是辛酸而吓人。村落的老头儿、老太婆和孩子们送着退走的士兵们，对他们说：“喝点儿牛奶去罢，亲爱的，……吃了这乳酪，……拿了这些饼子去罢，好孩子，……带点黄瓜在路上吃罢。”老眼在淌着眼泪，想在成千成万满是尘土的，严肃而疲倦的脸儿中间找到自己儿子的面孔。老太婆们把装着礼物的小小的白布包，送到士兵们面前，而且恳求道：“拿去，拿了去罢，好孩子，你们都是跟我亲生的骨肉一样的。”

德寇从西方滚滚而来。德寇的坦克都恶劣地画着骷髅和交叉的骨头，红色和绿色的龙，狼头与狐尾，叉角狰狞的鹿头。每一个德兵的口袋里都带得有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毁了了的华沙，被屈辱了的凡尔登，被焚毁了了的伯尔格莱德，被掠夺了的不鲁舍尔和阿姆斯德丹，奥斯陆和那维克，雅典和格琴尼亚。每一个德兵的口袋里都有德国少女和妇人的照片，短发覆额和卷发垂垂的，都穿着条子纹的宽大的睡裤。每一德军军官身上都有护身符，——金铃，魔禁用的珊瑚珠的串子，取其吉祥意义的装着黄色琉璃珠眼睛的小布人。每一德军军官的口袋里，都有“俄德军用会话手册”，里面是这些简单的句子：“两手举起”，“站住，不许动”，“炮在哪里？”“投降”。每一德兵都学会了这些字的俄文：“牛奶”，“面包”，“鸡蛋”，“可可”以及“拿来，拿来”。

德寇从西方闯进来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奋起抵抗了：从清澈的奥卡河，宽阔的伏尔加河，从黄澄澄的严峻的卡玛河以及飞湍喷沫的伊尔特斯河，从哈隆克斯坦的大草原，从顿巴斯和刻赤，从阿斯特拉罕和佛罗内兹。千千万万忠实的劳动人民的手，挖掘那些反坦克壕，战壕，掩蔽处，土坑；喧嚣的森林和丛莽，静默地躺下了它们万千的躯干，横在公路上和冷静的村庄里；带刺铁丝网围住了大小工厂的院子；在我们可爱的绿色城市的大街和方场上，铁的刺猬似的反坦克砦，也建立起来了。

包加列夫有时自己也很惊异，如何在短短几小时之间，他突然的就结束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竟那么轻而易举；而他在危疑关头尚不失其判断力，他能坚

毅然迅速地采取行动，这又使他也颇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看到了在此时此际，在战阵之中，他依然智朗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为人们所信赖，所尊敬，人们是感受着他的内心的潜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时常对自己说：“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无用的，不；革命的辩证法给我的好训练，已在这次战争中得到证明，多少欧洲的古老的文化在这次战争中都崩溃了。”但即使如此，他对于自己所做的，还是不满意；他觉得他还不曾尽量贴近红军士兵，不曾尽量深入战争的核心；因此他想从政治部转调到火线上去。

他常常得审问德军俘虏，大部分是上等兵和军士。他明白感得：那不分日夜在煎熬着他身心的对于法西斯之极度的憎恨，在审问俘虏之际，渐变为蔑视和鄙夷。俘虏们大部分都是自动地情情愿愿说出了部队的番号，以及装备的情形，一口咬定说自己也是工人，而且众口同声叫道：“希特勒，打败了，打败了，”虽然明明白白他们这话是有口无心的。他们的家信之无聊，也使包加列夫惊愣不置。德兵写回家的信中，总是详细列举他们如何烧烤鸡和猪肉，吃过多少干酪和蜂蜜，再就是地方风景的皮相的描写。而从他们家里寄出来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业性，简直像是百货店的发票：“寄来的绸子、香水、女裤等等，都收到了。谢谢。下次寄邮包时，请寄一件厚汗衫给祖父，再要毛线几束，童鞋数双”……等等，等等。

偶然之偶然，他问到了一个俘虏居然自认是法西斯信徒，坦然自承他始终忠于希特勒，确信德国人种优于其他民族，德国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为奴。包加列夫问过他们许多话；他们读过的书少得惊人，他们不但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贝多芬，甚至连德国政治史上的巨头如俾士麦，或者德国著名的军事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只有他们所住地方的国社党支部书记的名氏。

包加列夫仔细研究过德军指挥部的命令，在这些命令中他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组织的技能，——德军的焚掠、抢劫、轰炸，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会在露营时有组织地收集吃空了的罐头，他们也能编制巨大纵队的最复杂的行动的计划，订出了无数的详细节目，而以数字般的精密，丝毫不变不漏地付之执行。然而在他们的这种机械地遵从计划，盲目地作鹅步而行进的才能中，在他们的这种不要思想但凭纪律以指挥数百万大军的复杂而庞大的行动之中，